

曼德维尔对早期卢梭思想的影响

赵勇涵

辽宁传媒学院, 辽宁省、沈阳市, 110136

摘要: 伯纳德·曼德维尔(1670-1733), 是18世纪初英国最有影响、最具争议的哲学家, 政治经济学家和讽刺作家。他的《蜜蜂的寓言》这本意在“消遣”的著作, 却引起了一场对道德的疯狂论战。即使卢梭生前并没有明确表示曼德维尔对他早期思想的影响, 但从他的早期著作中, 却能看到曼德维尔的影子。

关键词: 曼德维尔; 卢梭; 政治经济学; 科学与艺术

中图分类号: B565.2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卢梭最早从事于诗和歌剧的创作。而使他声名鹊起的, 却是1750年的获奖论文:《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以下简称《论科学与艺术》)。就如同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一样, 论文一发表, 就引起了一场学术上的大论战。而本篇在研究曼德维尔对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影响的同时, 也包括1753年卢梭应法国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以及1755年卢梭在《百科全书》上所编写的词条《政治经济学》。希望通过他早期的三篇著作, 可以比较完整的了解曼德维尔对他的影响。

2. 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

2.1 本篇论文的由来

《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是法国第戎科学院1749年公布的有奖征文竞赛题目。卢梭就这个题目撰写论文, 在1750年被评为最佳。1751年论文一发表, 他就一夜之间出了名。

而当他晚年在谈到写这篇论文的状态时。他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使人产生突然地灵感的话, 那就是我在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心中产生了震动:我突然感到心中闪现着千百道光茫, 许许多多新奇的思想一起涌上心头, 既美妙又头绪纷繁, 竟使我进入了一种难以解释的思绪万千的混乱状态。”之后他倒在了一棵树下, 情绪是那么激动, 以致于控制不住自己, “及至我站起来以后, 才发现我曾不知不觉的哭了一场, 眼泪把我衣服的前襟全湿透了。”[1]他在晚年的忏悔录中, 也回忆起了这一幕:“我看到这个题目的一刹那间,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2]

2.2 曼德维尔对卢梭本文的影响

首先, 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 对科学与艺术有这么一段表述, 他说:“在青年

的教育方面,为了使他们成年时获得一种生计,大多数人都为他们寻找那些确有保障的行业,在每个大型的人类社会当中,这些行业形成了完整的实体或联盟。这些行业,既指各种贸易和手工艺,亦包括一切艺术及科学,而凡被认为有用的行业,均能在社会共同体中永远存在。”

[3]这句话看似是对科学与艺术的正面评价,但曼德维尔的目的在于,通过科学与艺术的发展,让富人和吝啬的敛财者去挥霍他们的财富,建造更宏伟的建筑,购买更精美的绘画,以期“让这些钱在全国立即运转起来,这样一来,通过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及其他税种,大部分的钱便很快会被重新纳入公共财富。”[4]

虽然上述曼德维尔的言论并没有在卢梭书中体现。但曼德维尔在《论慈善与慈善学校》中的一句话,成了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核心。曼德维尔说:“技艺(Craft)比愚蠢(Stupidity)更能造就无赖;而大体地说,艺术和科学繁荣之地,恶德(Vice)最盛。”[5]而卢梭在论文第一部分,直接说:“使文艺在我们这一地区复苏的,是那些愚昧的伊斯兰教徒。”[6]之后他又大声疾呼:“政府和法律为结合在一起的人们提供安全和福祉,而科学、文学和艺术(它们虽不那么专制,但也许更为强而有力)便给人们身上的枷锁装点许多花环,从而泯灭了人们对他们为之而生的天然的爱,使他们喜欢他们的奴隶状态,使他们变成了所谓的‘文明人’。”[7]

至于艺术给这些所谓的‘文明人’带来了什么呢?卢梭举出以下几个例子: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8]就是从埃及出发去征服世界,而在它成了哲学和美术的发源地之后,就被屡次征服;之后他又说希腊,他先指出希腊人两次打败亚洲人,艺术复兴后,先被马其顿人征服,学术虽然越来越昌明,但他们始终都是奴隶,而他们的辩才和演讲并没有使希腊人振作起来;罗马覆亡的那一天,正是人们把‘良好的审美观的评定者’这个称号赠与它的一位公民[9]之日的前夕。[10]而我们通过历史得知,这些国家,无一不是从野蛮而起。

如果说卢梭的例子过于久远,并不能感同身受。那蒙古帝国和清帝国我想会让我们的体会更加直观。蒙古帝国从蒙古草原而起,一路攻伐,直至欧洲,接受了各种文化,但没到五十年便分崩离析;清帝国从中国东北崛起,虽然版图没有蒙古帝国庞大,同样受先进文化熏陶,盲目自大,闭关锁国,最后竟落到被殖民的余地。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说:“在被征服者是先进民族,而被征服者却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情形下,就像北方民族侵入罗马帝国,或蒙古族入主中华帝国时那样,野蛮人通过军事征服所赢得的权力,能使之与被征服的文明民族达到同等水平,并共同向前发展,直到被对方同化为止。一方拥有实力,另一方拥有智力;前者需要被征服者的知识和技艺,后者则羡慕征服者的权力。于是,野蛮人将文明人请入他们的宫廷,文明人则向野蛮人开放了自己的学校。”[11]而结果,就是前文所说的——灭亡。

在科学方面,卢梭在论文中引用蒙台涅《论文集》中的一句话,和曼德维尔不谋而合。“科学在试图用新的防备天灾的办法来武装我们的同时,也使我们在所做的那些奇异的事情上感到了各种天灾的大小和严重性;科学是不错的,但它空有巧妙的办法使我们预知天灾,而天灾依然降临。”

虽然曼德维尔和卢梭在这里否定科学和艺术对我们的作用。但仔细想来,如果没有科学和艺术,没有科学带来的进步,没有艺术带来的奢华,我们的道德是否会有今天这么堕落。就如梭伦在其著作《瓦尔登湖》中所说:“文明创造出了皇宫,可是要造出贵族和国王却没有那么容易。”

3 卢梭的《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

3.1 本篇论文的由来

这篇论文是卢梭 1753 年为参加第戎科学院的征文而写，最后却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被否定了。不过，不能因落选而否定这篇论文的价值。可以说，这篇论文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和绪论。

3.2 曼德维尔对卢梭本文的影响

曼德维尔和卢梭都在书中谈到了怜悯。曼德维尔说：“美德常被我们的一种激情假冒，后者唤做怜悯 (Pity) 或同情 (Compassion)，其表现为对他人的不幸和灾难感同身受，悲之悯之。人人都有此种激情，或多或少，但最软弱者通常表现最甚。其他生灵的苦难和不幸，若给我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同情便会在我们心中升起，使我们不安。” [12] 而卢梭也在书中对怜悯大发议论：“人天生就有一种不愿意看见自己同类受苦的厌恶心理，使他不至于为了谋求自己的幸福而损害他人” [13] “人们所说的慷慨，仁慈和人道，如果不是指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怀抱的怜悯心，又指的什么呢？” [14]

虽然卢梭并没有说出怜悯罪人的原因。但曼德维尔给出了答案：“观看处死罪犯时，我们离得很远，因此稍有触动。相反，我们若近在咫尺，能看到罪犯眼中的心灵活动，看到他们的恐惧和极度痛苦，看到每个人面部的剧痛，我们的反应便会大不相同。” [15]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对犯人的怜悯，从而减轻对他们的惩罚，却从没有想到过这是对法律威严的践踏。并且我们的怜悯往往得不到我们所想达到的效果。我们本以为怜悯会让犯人们痛改前非，可结果却是他们会变本加厉，因为他们了解人们在道德上的弱点，只要在审判席上装做可怜、无辜和无可奈何，就总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在这里可以看出曼德维尔和卢梭对怜悯都抱有同样的看法，他们声称怜悯是对他人受苦的感同身受。不过卢梭把这种怜悯放大了，在同情别人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感情进行克制。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在这里想起尼采在《快乐的知识》中的一句话：“笑是幸灾乐祸，但却是问心无愧。”

曼德维尔说：“在文明国家，人的知识增长的越多，为获得安逸所需的劳动就越是多样。” [16] 并且，在同一页上，曼德维尔也提出了社会契约的由来，只不过是一笔带过。曼德维尔认为，人是在文明社会，受了教育，通过相互的契约自动结成了政治实体。虽然我无法确定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否受到曼德维尔的影响，不过他们结成政治实体的方式却是不同。卢梭认为：“唯有当人类劳动的收获超过了他们的需要时，政治状态才能够存在。” [17] 而曼德维尔认为：“任何社会皆不可能萌生于种种厚道的美德以及人的可爱品质；恰恰相反，所有社会都必定起源于人的各种需求、人的缺陷和欲望。” [18] 由此可以看出，卢梭认为，野蛮人吃饱了，政治形态也就会出现；而曼德维尔却现实的多，认为只有文明人通过他们的欲望才能创造出政治这个‘杰作’。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理解卢梭和曼德维尔的知识论的观点是相通的，即：“如同格洛巨斯 [19] 的雕像之遭到天气和海水的侵蚀与狂风暴雨的吹打，现在已被弄得不想一尊海神，而像一头猛兽，人的灵魂也一样，在社会环境的重重包围中，由于

千百种不断产生的原因和影响，由于在获得了许多知识的同时又接受了许多谬见，由于身体气质的变化和欲念的不断冲动，可以说，人的灵魂也是被弄得认不出来了。”[20]卢梭和曼德维尔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承认，人的知识文化水平越高，人的需求也就随之增加，也更容易收到各种诱惑。但卢梭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人得到知识的同时，许多谬见也就随之而来，而每个人的理性不同，对欲望的抵抗力也就不同。所以有的人因知识而改变命运的同时安于现状；有的人却截然相反，滋生了腐败与贪婪。

曼德维尔说：“知识会扩大和增加我们的种种欲望。一个人想得到的东西越少。为他提供生活必需品就越容易。”难道这就是卢梭反复歌颂斯巴达，反复要我们回归野蛮人的生活的原因吗？

通过之前二者对知识的论述，最后说一下教育。不过在教育方面，二者却有分歧。卢梭说：“自然的不平等，将因人的教育程度的不平等而扩大。”[21]但卢梭却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穷人相对于富人来说，缺少了许多机会。所以曼德维尔一直在否定创办慈善学校的行为。他认为：“只要上帝让穷人子女像富人子女一样具备了天生禀赋和才能，他们却没有任何机会发挥才能，那就是残忍。”“穷人子女虽具备和其他人一样的素质，却身无分文。”[22]可以看出，卢梭的思想有时更趋于感性，而曼德维尔则更趋于理性。不过曼德维尔过于极端，违背了一个古老的常识：有些事可为而不可言，有些事可言而不可为。

4 卢梭的《政治经济学》

4.1 本篇论文的由来

《政治经济学》是1755年卢梭给《百科全书》第五卷写的一个词条。他主要提出三个要点：政府必须依法治国、政府必须重视教育问题和保护公民的财产不受侵害。对现今社会仍有较大意义。

4.2 曼德维尔对本文的影响

曼德维尔对政府的评价是：“各种卑劣的成分聚合起来，便会构成一个健康的混合体，即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因此，政治智慧的惊人力量殊堪嘉许，这种力量得益于一种帮助，它来自一部美妙无比的机器，而这机器却是由最微不足道的部件构成的。”[23]而卢梭把政治体看做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同人的身体是一样的，从而将政治体更加具体化，系统化。“最高的主权机关好比人的头，法律和风俗好比人的大脑、神经系统、理智、意志和感觉，而法官和官员则好比人身上的各种器官，商业、工业和农业是提供食物的嘴和胃，国库的财富是血液，通过心脏的运作精打细算地把养料和生命力输送到全身，而公民则是推动整个机器运转的躯体和四肢。”[24]

虽说二者都认为政府是各种成分聚合而成，都是一个混合体，并且都有各种部件。但是卢梭没有说这个政治体是卑劣还是高尚。他只是简单的说身体的各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一旦停止，人死亡了国家解体了。他意欲通过这个证明政治体是个有意志的道德存在，

维系这一切的是个人的生命和全体每一部分的福祉，而这个福祉是法律的源泉。同时他也指出，这个法则只对本国公民适用，对外国人就不适用了。因为：“国家的意志对国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是普遍的，但对其他国家和其成员来说就不是普遍的了，而是个别的了。” [25]

曼德维尔说：“只要经过了正义的修建约束，恶德亦可带来好处；一个国家必定不可缺少恶德，如同饥渴定会使人去吃去喝。” [26] 卢梭认为：“谁想统治人，谁就不应当在人们的天性之外去追求他们根本做不到的完美，就不应当摧毁他们的感情；这样一个计划的执行，不仅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27]

在这里，虽然曼德维尔并没有说恶德是人的天性。但我们可通过现实得知，每个人都有其阴暗面。最卑鄙的小人也会在某些方面闪现人性的光辉，最良善的圣者也会有其内心的丑恶。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这世间方才是世间；也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不同，这世间方才能永存。至于每个人如何选择自己是善还是恶，我想，尼采有句话值得我们深思：“一个人要无愧于心，较为容易，若要改变恶劣的名声较难。” [28] 我想，正是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人性的虚伪，所以卢梭才委婉的表达他对原始的爱，对野蛮的赞美；而曼德维尔却因为表达的更为直接，一生被攻讦。

在最后，讨论他们二人对道德的看法。曼德维尔认为：“道德的最初基础，显然是由老练的政客们策划出来的，旨在将人们变得互为有用，变得易于管理。”而这么做的意图是：“使富于雄心者从中获得更多收益，即能够更从容、更安全地治理大量的人群。” [29]

多么直白的话语，没有半点修饰。因为政客们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更合理的压迫人群，为了更好的从中谋取暴利，他们发明道德这个东西。目的是让人民有个约束，不至于在他们的剥削过程中揭竿而起，出于保险起见，他们再将他们剥削来的金钱的一部分，分发出去，美其名曰——慈善，让人民以为政府是良善的，所以更减少了造反的几率。“最卑鄙的坏蛋也会认为自己价值无比；而富于雄心者的最高愿望，乃是让整个世界上赞同自己的观点，如同前者一样。” [30]

至于卢梭更为直白：“国家的首领不仅对人民的幸福没有任何天然的兴趣，反而要在人民的苦难中寻求他们的利益。” [31] 这里更加否定政客们的道德。也不怪狄德罗的讽刺：“啊！道德是多么美好，以致强盗也在他们的强盗窝里供奉着代表道德的偶像。”那些政客们只会用道德去影响人民的意志，让他们变成一种工具，因为“自由国家不允许存在奴隶，因此，最可靠的财富便是众多辛苦劳作的穷人。” [32] 他们也从不去用行动去影响人民的行为，因为我们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5 总结

或是出于一种恐惧，或是因为曼德维尔的声名狼藉。卢梭始终没有说他的思想来源于曼德维尔。卢梭曾说：“我要叙述的，不是别人的思想，而是我自己的思想”“难道我要采取别人的看法，受别人思想的影响吗？不行！” [33] 乍一看，好像他的思想都是原创。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凭空捏造就能产生，更何况是政治学和社会学。可以说，在某些方面，曼德维尔确实影响了卢梭；但是在另一些方面，比如说他们的思想可以互为补充。即使二者的学说还存在着各种矛盾，但如果完全和前人无二，那卢梭也就不能成之为卢梭，不过曼德维尔还是曼德维尔。

罗素说过：“有两件事必须要牢记：即一个人的见解与理论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那么就可以假定这个人具有某些智慧；但是同时，大概也并没有什么人在任何一个题目上达到过最

完全的最后的真理，当一个有智慧的人表现出来一种在我们看来显然是荒谬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努力去证明这种观点多少总是真的，而是应该理解它何以竟会看起来似乎是真的。”[34]所以，我们对待曼德维尔不应该总是对他否定道德的行为进行批判，而是应当反思，我们反对他是因为虚伪还是因为他学说当中的根本错误。如果是前者，那我们的行为恰恰印证了曼德维尔书中所说的一切；如果是后者，那请拿出有理有据的实例来。与其说曼德维尔是对道德的漠视，不如说是对人性的哀叹。

参考文献

- [1] (法) 卢梭:《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版3印, 第192页
- [2] (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版3印, 前言第3页引卢梭《忏悔录》, 巴黎“袖珍丛书”1972版, 下册, 第45—46页
- [3]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42页,《抱怨的蜂巢》评论(A-Y)中的A
- [4] 同上, 第158页,《抱怨的蜂巢》评论(A-Y)中的Q
- [5]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23页,《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6] (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版3印, 第9页
- [7] 同上, 第10页
- [8] 指公元前1943—前1843年的三位埃及国王, 他们都曾开疆扩土, 用兵四邻
- [9] 指擅长描写享乐生活的拉丁作家彼得罗尼乌斯(卒于公元66年)
- [10] 上述引自(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 1版3印, 第14—15页
- [11] (美) 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M], 陈苏镇/薄小莹译, 新星出版社, 2013年, 1版1印, 封页
- [12]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12页,《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13] (法)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2印, 第75页
- [14] 同上, 第77页
- [15]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13页,《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16]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38页,

《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17]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3版28印, 第96页
- [18]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91页, 《社会本质之探究》
- [19] 格洛巨斯系海神名。柏拉图《理想国》中把人类灵魂比作格洛巨斯, 灵魂与肉体结合以后, 完全改变了面目。
- [20] (法) 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2印, 第35页
- [21] 同上, 第84页
- [22]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60页, 《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23]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页, 前言
- [24] (法) 卢梭:《政治经济学》[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2印, 第5页
- [25] 同上, 第7页
- [26]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8页, 《寓意》
- [27] (法) 卢梭:《政治经济学》[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2印, 第27页
- [28] (德) 尼采:《快乐的知识》[M], 余鸿荣译, 哈尔滨出版社, 2015年, 1版2印, 第57页
- [29]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35页, 《道德美德探源》
- [30] 同上, 第39页
- [31] (法) 卢梭:《政治经济学》[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2印, 第3页
- [32] (荷) 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M], 肖聿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239页, 《论慈善与慈善学校》
- [33] (法) 卢梭:《山中来信》[M], 李平沅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1印, 第91页
- [34] (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M], 何兆武/李约瑟译, 商务印书馆, 2016年, 1版33印, 第49页

Mandeville's influence on the early Rousseau thought

Zhaoyonghan

Liaoning Media Institute, Shenyang / Liaoning, 110136

Abstract: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controversial philosopher in Britain in the early eighteen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ist and satirist。 His "fable of bees", a book intended for pleasure, caused a frenzied polemic over morality。 Even though Rousseau did not explicitly express Mandeville's influence on his early thoughts, Mandel's shadow could be seen in his early writings。

Keywords: Manderville; Rousseau;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ce and arts